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鄔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八 集部

家藏集卷六十九

明 吴寛 撰

墓誌銘二十一首

錢夫人莊氏墓誌銘

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錢文通公之配夫人莊氏世為松江華亭人父曰克勤母某氏夫人未生有術者指其廬言曰此地當出貴人已而夫人生既笄克勤與錢雅相好遂以夫人歸文通公公時為諸生游鄉學

勤苦特甚夫人晝夜紡織以資給之公得專意問學遂取高科入翰林以文名於世及姑趙夫人沒夫人居喪兼治家事公得廬墓行孝至於服除乃歸後公官益高禄益厚夫人自封孺人進宜人至今封可謂富貴顯榮矣居常猶親女事衣布素人不知其為命婦也及公年七十以尚書致仕而歸夫人年相若髮不變白聰明強健歲時設宴子孫以次奉觴為壽終日端坐不少欹側人又不知其年之高也夫人少則孝敬其舅姑皆嚴毅

事之得其歡心平生遇妾媵無妬忌之行訓子孫有勤
厲之言至待族姻御僮奴皆有恩意居家處事尤善含
容有人所不能及者而閒靜和婉雖老不輕出中門私
居雖子孫亦未嘗聞其笑語聲也弘治八年八月十
六日夫人卒享年八十六子男七人曰岡承事郎曰岐
府學生曰嶧俱蚤卒夫人出曰峘國子生曰山金山衛
指揮僉事曰岌國子生曰巖女二人中年縣學訓導張
璵金山衛指揮使翁熊其壻也孫男七人曰啟宏進士

其部觀政曰啟賔國子生曰啟容府學生曰啟其曰啟春曰啟賢曰啟明女七人國子生陳槩承事郎陳福國子生沈髙士人江隆其壻也餘尚幼曾孫男六人曰文綬曰文曄曰文曜曰文暐曰文誥曰文纓女三人先數年文通公沒上敕工部營葬於邑佘山之原至是有司以夫人之喪聞復蒙諭祭如制於是啟宏以嫡孫持服卜明年十月某日以夫人合葬乃自為狀使其弟啟容介先友馬太常來求墓銘銘曰

孰不為婦貴者幾何亦孰不貴其壽不多貴不自侈布素儉勤老復自檢止於中門赫赫文譽馳於遠邇文通有婦於内相之富貴匪共共此一丘視其松檟寵光未收視其喪次衰絰則盈再世復發甲科成名爰求其故曰由誨言奉而嗣之何但曾玄叙其淑行著兹銘章庶幾閫内其人不亾

史母太淑人鄧氏墓誌銘

史與鄧皆洛陽名家也太淑人諱德恒為陽穀縣丞瑄

之女少歸於史為朝城知縣贈山西道監察御史某之配而為今蘇州知府簡之母也御史君初喪其配陳氏求繼室得太淑人端莊婉順撫陳氏遺女更慈及御史君以鄉貢士入太學居都下者四年親汲爨以供之燈火共事虀鹽並食有人所不能堪者已而從其夫官朝城為縣令妻亦貴矣其自處勤儉猶前日也於是君以善政清節為朝廷旌褒所以成其賢名者太淑人有助焉天順癸未君卒於官太淑人年三十三耳一子生甫

十一年纍然携以歸不以幼孤弛教喪始畢即遣入郡學脫簪珥買書以資誦習其子竟登進士第以才御史出守蘇州遂其養蘇州自古稱繁雄之地其子旦起治文書至日中未已上稟承而下裁決不得一視家事事惟太淑人任葢至此為郡守母益貴矣其自處勤儉猶前日也自為婦非歸寧不出至是居蘇州數年未嘗一越公廨門其子退食亦不一問公事惟以嚴刑暴怒公取予為戒其子遵奉慈訓書之座隅卒之善政清節無

愧其父至屢受旌褒以成賢名太淑人之助益多若其延款賔客施予貧困既老無所厭倦又其可稱者太淑人初用其子貴封孺人再進今封恩典益盛每以不獲與其夫同受為恨其年六十八俄以疾卒生於宣德庚戌五月十四日卒則弘治丁巳正月二十八日也子男一人即蕳娶紀氏前太常博士文達之女女二人長適河南守備都指揮李端即陳氏出次河南衛右所正千户姚惠孫男一人曰迎舉聘畢氏户部郎中孝之女女

五人長適畢玉次許適路平侯正劉成恩一尚幼其子將返柩於洛卜卒之年某月某日葬於北邙山先隴之次以通守李君狀來請銘予郡人也守有喪方無以為助其何敢辭銘曰

有郡古開浙河右禄俸既豐養則厚口體致樂樂則否刑罰取予在不茍我言如從民可卓卓哉高堂此賢母曷不食報享眉壽哀哀號擗今何有母則可惜惜尚有以憂去任子為守北邙山中深且㟐從我良人百世久

刻石以藏同不朽

故封孺人高氏墓誌銘

監察御史王君為予言其先孺人之賢葬既十二年矣未有銘之者敢以父命請予知君已久及是出按吴中風裁凛然類古才御史固知其家教之有自也則諾之孺人諱偉字俊卿姓高氏其先光州固始人也唐末遷閩遂為閩縣人宋有諱騰茂者隱居著書卒贈通議大夫子惟月以中奉大夫致仕封懐安縣開國男自後多

顯人大父諱昊國朝永樂間以春坊清紀郎改知常山縣妣尤氏封安人父諱環不仕妣林氏孺人少歸於王是為鄣平縣學教諭佐之配王故濠之定遠人國初以軍功授武階守閩中而好儒業教諭君初游鄉校家適中衰孺人以柔順事其夫養其姑益謹及姑沒斥簪珥備喪具以葬之人稱其孝教諭君既登鄉貢初授桐廬訓導孺人從之官以内事自持教諭君得專意教人孺人力也擢鄣平始留居於家婚姻以時慶弔以禮家政

秩然人又稱其能初其姑沒遺子女皆幼弱為撫育之如母及孺人生子稍長即教之業儒所以訓戒者甚嚴其子竟登進士第自知上饒召為御史人尤稱其賢也惟其平生恩意在人故卒之日親族皆哭之哀雖鄰嫗亦有泣下者卒以成化乙巳七月十四日享年五十三以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於候官縣草市都茶園山先塋之次後九年為弘治乙卯其子以御史考最蒙恩封孺人云子男四人長畧即御史次翯其次昃庶出也

女三人適洪文輔張逵黄文陞孫男一人曰鍾女二人方教諭君致仕歸而孺人已先數月没矣故哀痛特甚自為文記其墓予故據而序之銘曰

行不出乎外而教能成於内柔順嚴明刻石已載也惟不與之壽而獨與之貴銘以昭之葢亦有待也

徐母朱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某出吳縣孫溪朱氏父曰孟淵母陸氏少歸於徐為諱暉字仲輝者之配徐之先在宋從南渡至吳而

居光福者數世矣國初儀禮司序班曰魯生可儀為范氏贅壻范氏世居天平山之下魏國文正公後也可儀生㫷㫷生仲輝仲輝以出粟助有司賑飢授承事郎雖隱於鄉而名聞吳中其族人以孺人為仲輝婦無慚德者孺人儀容修偉而慈惠孝敬閨門取則性更勤儉手治衣食不以老廢仲輝立家賴其助為多有子圻繼其父長田賦孺人教之務為長厚圻能舉義事出粟賑飢如其父有司奉詔更旌其門人謂圻之承家賴其母者益

多也於是仲輝既沒十有三年孺人以壽終葢年七十有八矣其生永樂庚子六月十九日卒以弘治丁巳二月三十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馬鞍山之原合仲輝兆子男二人長即圻娶陳氏次奎側室李氏出娶顧氏女一人適陳輿孫男一人曰瑛女三人其二已嫁曾孫男二人曰讚曰謚女二人圻嘗乞墓銘於予及予北來其甥陳霽方登進士第績學翰林為狀來促曰外祖母賢行甚備此其槩也願取而銘之銘曰

山有巨石地深且幽門有喬木可蔭以休有家於茲内行脩慈孝勤儉正且柔老從良人地下游欲考其賢此焉求

韓夫人墓誌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以成化戊戌卒於家朝廷嘗遣官治墳於吴縣雅宜山之原後二十年其配夫人金氏没其子斆具疏告哀天子識公生時多著勞績而夫人實其配也特下禮工二部議葢大臣妻受封而卒者例

賜祭而治墳後凡合葬者近時顧特令其家啟壙而有司無預也至是工部覆奏以為非卹典意遂從之斆歸將與其兄文圖葬事乃乞予銘惟都憲公為國朝名臣其擇配必得其人之稱者當其未貴時其先府君以富民徙居京師生公初娶夫人王氏蚤亡遺一子即文繼娶得夫人夫人之先世為宛平人有曰大和者豪俠不羣娶魯氏生夫人其弟某方為工部員外郎與公有仕宦之好知夫人賢而可配始娶之未幾公以監察御史

出巡江西夫人謂公曰長洲故鄉也無第宅可居他日
公何所歸乎公以為然明年還過吳中始卜居東城下
而公竟歸老於此歷仕中外至居憲臺功業赫然夫人
亦從受封可謂富貴矣然處之自如未嘗有矜喜色中
間公以直道忤人三被降黜夫人亦不憂且時慰公曰
公心無愧造物者豈令公終在人下耶已而皆驗夫人
居家則奉舅姑以孝從行則事公以順公性邁爽少暇
輒具酒饌與賓佐樂飲夫人治具畢獨以麤淡自奉平

居衣服亦無紈綺之麗人不知為命婦也及公致仕後儉德益甚迨至寡居尤嚴於治家僮奴輩帖帖無敢縱者當病亟子婦請醫禱輒戒以有命則使啟篋視之凡殮具咸備可謂明達矣葢年六十九而卒其生宣德戊申八月二日卒於弘治丙辰閏三月二十六日葬以戊午某月某日子男三文光祿寺典簿娶吉安知府張某女敎工部司務娶浙江布政司參議甯某女敞側室王氏出娶安吉主簿朱某女女一適蘇州衛指揮使謝瑛

夫人出也孫男三勲勤勣勲府學生女三曾孫男四某其女三銘曰

憲臺赫赫維韓公江嶺植立功尤崇夫人來嬪婉德容受恩錫號榮則同閨閫内助嗟成功倏歸于兹全厥躬帝命守臣爰啓封雅宜山氣俄鬱葱女婦孰克崇始終子孫來視當無窮

王母陳孺人墓誌銘

崑山王成憲初任訓導寓京師而奉其母陳孺人以居

禄雖薄母樂其養意甚安也子以鄉里故常往來其家知其母既老能治内事故成憲官雖小賴其母之賢意亦安也於是成憲去為秀水教諭復養其母於官秀水距崑山不二百里其母或歸則假公事以省不見其母者葢無幾日耳俄其母以疾終成憲痛哭不自勝予適亦以憂制居家特趍吳中持狀請銘及予北來又以書促曰葬且迫期矣非得此不敢掩壙念其言懇至乃為作王母陳孺人墓銘而序之曰陳氏諱某字某與王氏

為同縣人父曰歸安主簿某母曰夏氏父母初未有子不欲嫁其女始擇贅壻得王君寧寧之父英國初為陝西按察使時號廉吏陳氏為其婦居貧節儉人謂為無愧及寧卒獨處室中躬紡織以自給教其子讀書夜必與共燈火稍暇即取敝衣補綴不自逸也其待親族必以禮御婢僕必以恩事其母尤孝母年八十餘老而無齒日必作肉糜以進或含哺之當是時其姑閻氏亦老矣恨不得侍左右數迎至家所以奉之者如其母可謂

孝矣其生永樂己亥某月某日卒以弘治丙辰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八子男二人長即成憲娶張氏繼劉氏次成章娶朱氏女二人適盖經周夏孫男二人曰某曰某女五人以丁巳某月某日葬於本縣馬鞍山之原合其夫之兆銘曰

生從其子有禄以養死從其夫有地以葬惟孝與慈其人則賢庶慰其子託此以傳

太孺人貞節俞氏墓誌銘

俞氏以名家女少歸於顧顧與俞其先皆常熟人後其地分隷太倉州故今又為太倉人其曰太孺人者因其子守元任中書舍人三載考最而朝廷封之也曰貞節則以守元之父贈中書舍人文安早世太孺人能守志無玷有司上其事於朝廷而請旌之者也太孺人諱如瓊為景明之女景明贅於陳其配又名士原錫之女也當其少時内外族人皆稱其賢議非其人不嫁始擇文安歸之和順孝敬動守内則舅姑以為得賢婦方竊相慶

居二年文安忽遘疾而沒娠守元甫四月耳當文安病劇祝之曰汝善自保即生男庶延我後以為父母慰已而得守元質弱多病幾死者數太孺人屢欲自經曰吾所為不死者有此兒耳仰天大慟見者感泣後守元竟無事既長母子相依煢煢閨閫間亦惟守元性醇謹尤賴其大父希增從父其教而成之既長補縣學生遂登進士第為近臣論者謂其至此可謂難矣他日守元念其母迎養於官遂被恩典顯榮表著有光其家其所以

至此者又可謂幸矣於是守元生一子而夭太孺人悲傷過甚疾作而没守元痛其母哭之欲絶曰不肖幼累吾母今復以兒女累之吾何以為情哉將還葬於鄉其友毛翰林憲清為狀以授適其從大父河間通判希遜以公事至率之請銘予以鄉里故知其母之賢乃諾而書之太孺人没時年六十二其生正統戊午十一月十八日卒以弘治己未二月六日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雙鳳鄉合其夫兆銘曰

孰謂有家而寡其居孰謂無子得禄以娱内行則備莫不可書惟其大者志節不渝恩典下頒有耀門閭報德不爽鄉里驚吁生從其子沒從其夫地下見之無媿其初女婦之事或疑有無持此刻石匪失之誣

吴叙州妻安人夏氏墓誌銘

叙州太守吴君惟謙有賢配曰安人夏氏故太常寺卿仲昭之女禮部主事其之之婦也夏吴皆蘇之崑山人太常公以文雅名當世而生多女其尤賢者為安人公嘗

曰是女嫁必其人而惟讓為子弟性敏且嗜學禮部亦曰娶婦必其人乃稱他日婚禮竟成兩家以得人賀安人歸於吳者幾四十年以惟讓嘗任南京刑部主事受今封既而惟讓自郎中擢守叙州安人畱居於家治內政俄以疾卒弘治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八於是惟讓以考績過家始擇地於邑之某都將以十二年某月某日葬焉謂安人賢不可遂沒他日上京乃自為狀求予銘其言曰安人出富貴家性獨勤愈少游學

宮歸必夜讀安人每以紡績共燈火及鷄將鳴必趣愈起入書舍以為常後愈登鄉舉將赴禮部試屬安人病不能行安人曰君之父母老且日望君顯榮乃以我故輙留乎愈始行他日又以愈未得子為憂言於舅姑所以當置妾之意舅姑稱賞不置口曰婦人妬忌常情吾新婦識慮之遠乃爾過於人多矣當成其美意乃置妾姚氏竟得四子其二安人所及見者撫育皆如已出長子東幼患驚搐安人適亦病卧於牀聞之遽起抱置於

懐家人請自愛曰兒為重吾身不足惜也其賢如此四子長即東縣學生次曰南為惟謙凡後次曰西曰北女五人長適承事郎王銘次適鄉貢進士陸仲次適長洲縣學生文璧皆安人出次許適陸某次許適朱某孫男一曰某孫女一許歸惟謙同舉於鄉相好久其居南京有聲刑官間大臣有奉詔嘗特薦長臬司者會擢叙州不果及守郡聲益起為蜀守之最鄉人皆以為安人有勸相之助焉是宜銘銘曰

仕學所資非師即友孰謂閨中而人亦有老安其養幼賴其慈俯仰事畜一身係之何為中年遺富與貴錫號彛章不以没癈纍纍衰服諸子在喪欲知婦德尚升其堂

劉母太宜人蘇氏墓誌銘

劉母太宜人蘇氏以其子約仕於朝來就禄養者數年約初為南京吏部稽勲主事後改吏部考功既封其母曰太安人及約進驗封郎中適恩詔下遂加今封後二

年為弘治庚申八月一日卒享年八十五太宜人嘗以年髙思歸故鄉約勸畱之至是痛恨慟哭不已將扶柩歸葬奉其友毛修撰維之狀造予請銘葢約試禮部時為予所取士及予佐吏部又為屬官不能違也蘇為東阿儒族太宜人幼則警敏莊重鍾愛於其父敏與其母郭氏鄉人知其有賢女也爭欲聘之既笄竟歸於故贈吏部驗封郎中某入門善修婦道時其舅教諭府君已没姑吳氏孀居家範嚴整太宜人事之孝謹食必侍立

食未已不敢退也姑或怒益下氣跪而謝過不命之起不敢起也其為婦如此太宜人生男子一人即約及女子一人餘男女九人皆諸妾出待之衣食均平一如已子人稱其有恩也居常語之曰爾祖父仁厚陰有德於人當發於其後爾業宜力學向用以光先世以約資美訓督更嚴夜恐其怠必躬自紡織課其讀誦約竟登甲科以顯於時人又稱其善教也及約官吏部常以勤於職業為戒夜必先起趣使趨朝出門乃復寢以為常其

為母又如此劉為名家宗族甚盛太宜人與諸子邑居或時過舊業族人不問長幼聞其至迎拜於道不絶雖素所剛嚴者亦盡禮不慢可以知其賢矣子男長紓次純次即約次綺次綰女長適陳某寡居次早卒次適蘇紳賈綸趙鏈邢璋孫男四人長田鄉貢進士次谷次苑次巖卜卒之年某月某日葬於邑西苫山之原合其夫兆銘曰

封之既榮養之既厚曰惟有子而亦有壽無憾於世世

亦何有喪車在野迎哭爭先凡此族人久服其賢歸從所天尚永閟於兹阡

徐宜人朱氏墓誌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仲山自湖省受簡命廵撫山東奉敕東行便道將過家其配宜人朱氏道中疾作即劇其子衆迓之百里外扶侍抵家明日竟卒弘治庚申十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宜人世為吳人居盤門南為善族父曰景椿母曹氏宜人幼為女子已敦厚寡言

笑女德著鄰里既歸於徐事其舅故贈兵部郎中公信
姑任宜人以孝處妯娌以和若其儉質不好華侈未嘗
修飾容儀為時俗態至鍼黹絲枲無一日去手又其勤
也仲山少游郡學有賢名人謂宜人德實與合自是仲
山登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分司齊魯後改擢兵部官至
郎中考冣蒙恩進階宜人輙從受封初封安人加封宜
人可謂貴矣然勤儉之德如故及仲山出官方嶽秩至
二品禄入益厚且歷三省皆富饒地宜人未嘗資為服

飾之需其勤儉之德亦不改也仲山因念宜人為婦四十年今年且老當共享富貴一旦遽至此為哭之慟其子溱則念其母鞠育成立曾不獲奉養之報慟哭不欲生於是仲山不遑治葬往涖東土居數月溱不遠二千里馳白其父曰葬既得卜不得銘文不敢葬也其父曰是固吾意乃遣使持書及賀憲副澤民之狀來請葢澤民與仲山少同學相好實知宜人然予與仲山通家已久若宜人之行亦豈待狀而後信者因憶十餘年前予

妻陳淑人卒宜人痛惜不已曰安得以婦德相警勵如淑人者今宜人卒吾知有痛惜之者矣宜人生子男一即滎蘇州衛中所副千户娶吴氏太僕卿禹疇之女庶子一曰棠出某氏聘沈氏故太醫院御醫以潛曾孫女女二人長許適雷環先卒次許適郡學生周玉孫男一曰勲聘王氏監察御史思德女女一許聘嫁刑部郎中黄日昇孫魯以卒之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於吴縣反陂鄉尭峯之西從先兆也銘曰

妻沒而思母沒而悲人情則爾莫不哭死姻戚傷焉以及鄰里謂否德者何以至此刻文幽堂未慰夫子煌煌誥詞褒贈厥美足以慰之亦尚可俟

太恭人石母趙氏墓誌銘

石與趙皆藁城名族趙在國初有為四輔官兼太子賔客曰民望者孫曰準為趙王府紀善是生太恭人嫁於石為臨晉縣學教諭贈監察御史麟之婦山東按察使玉之妻今河南道監察御史玠翰林院檢討珤之母也

初教諭以事謫居韶州而沒其配徐孺人挈諸孤海嶠萬里跋涉返葬紀菩聞而稱歎曰有婦如此吾女宜事之遂以太恭人許歸按察公及入門公為諸生尚貧凡舂汲紡績之勞皆身任之旦暮為衣食計不使其姑有不足之意後公既貴自內臺擢臬長日則出治公務若閫以內事亦皆身任之迨公歸老於家禄俸絕矣所以助於內者益勤尤不使其夫有無聊之歎也公有子五人其二為玠瑾同年舉進士皆出太恭人其三庶出太

恭人遇其母旣善所以愛而教之者與已出等曰吾夫
嘗羨竇氏五桂今不幸棄諸孤忍負其志而不力教乎
其賢如此若其平日謙而不驕忍而能容仁而好施尚
多可稱而親戚鄰里以為女師焉太恭人初從夫御史
之貴被勅封孺人及瑤以檢討考最復進今封號則從
其夫按察使之秩也五子玠娶劉氏瑝娶王氏繼翟氏
次瓘次珮次瑱皆幼女四長適周尚賢出太恭人次許適
米秩餘尚幼瑝居史局纂修會典垂完俄聞其母喪更

以其兄玠出巡陜西未還益痛不得侍母疾則持其友傅編修邦瑞狀來乞墓銘曰幸忝門下願有以慰吾兄弟之哀予為之慼然太恭人享年六十七以弘治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明年三月十五日葬於邑南徐村合其夫兆銘曰

召南之化及於大夫之妻惟妻之賢可見家之齊也少同其貧老同其貴及稱未亡人而二子已顯於位也有禄以養而疾不及扶持則亦瞑焉而逝知不能顧乎私

也吉壤既鑿從其夫于此墓木鬱然子孫百世而謹視

也

家藏集卷六十九

家藏集卷七十　　明 吴寛 撰

墓表八首

翰林院編修李君墓表

君諱仁傑初字唐英後更字士英興化府莆田人也曽祖纉歴城縣主簿祖馨業儒不仕父煥雷州府學訓導當訓導公宦游嶺海間君畱侍其祖母宋氏於家時尚幼已能盡孝養而自力於學出則從師友質問歸則與

其弟仁貴相講授學既成竟以書經魁天順三年鄉試成化八年會試禮部復在高等廷試得賜進士及第遂入翰林為編修階承事郎未幾丁母林孺人憂服除還任三年考最賜敕進階文林郎而封贈其父母妻如制秩將滿而病卒矣年五十二初君被病每旦猶朝或勸之少休其朝如故迨其劇乃巳其謹畏如此君治經得其說從學者常數十人病且劇猶矻矻坐堂上為諸生講解其精勤如此年逾四十即治葬穴曰死者人之常他

日不欲以後事累吾家也及是謂家人曰吾父不幸時
客囊蕭然殆不能殮痛恨至今未忘吾即死殮無獨厚
其明達而孝又如此嗚呼可謂賢已君性卞急少容亦
惟其中介直不能矯飾以阿人意然至遇知友杯酒相屬
談謔間發歡如也自居京師未嘗一走要地請謁日則
汛掃室廬彈琴投壺種花養魚以雅潔自適而已平居
旣以經學為業及門蒙指教者輙取科第嘗一同考禮
部士得人為多其見於及人者僅如此配孺人陳氏今

户部郎中瑀之姊有賢行男一人曰義方尚幼女二人林待育林宜篤其婿也其卒以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廿四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寛於君為同年而相知深哀君之沒而不可復得也為表其墓而復論其母曰李氏之先出於唐宗室有封之蔡者入傳曰丹以祠部郎中遷莆田令改刺金州未行而卒子孫遂家莆田歴宋及元與邑中方宋鄭號四大姓仕宦累數世自教諭府君而下官益小族益衰其世幾絶至君奮然

起甲科列史職且顯於朝而祿位壽考又止於此不能酬其為人所以復興者其在後人乎夫望其後人以濟其世美死者之志庶乎在是

清遠史府君墓表

史之先嘉興思賢鄉大族也元季有黃翁居吳江穆溪之上與史甚邇翁善處士諱榮者得其子居仁為贅壻而穆溪有史氏自此始居仁生府君府君其諱彬字文質清遠其自號也幼跌宕不羈喜趨人之急國初法制方嚴

郡縣吏仍故習貪縱自若府君因民所疾惡與諸少年縛其魁獻闕下處死一縣稱快而府君得賜食與鈔給驛舟還家其父顧憂之曰吾家世醇厚汝所為若是非吏民福也府君謝曰兒幼尚氣耳居無幾悉謝遣故所與游者改行自勵務為恭謹每出入遇人無貴賤下之尤以儉約自持視義所不當費吝不用一錢竟以力田拓其產業時朝廷重糧儲設長税者其後歲比水旱加以軍興調發民不堪相率竄去田多荒税既不給長往

往被罪府君適代為之知其獘所始務先愛養民力乃約束管內自里胥以下不得取民毫毛利民感恱流亡復歸當春輙出循阡陌閭勞來不倦為相視土地所宜指授種樹之法糞治之方而隨所不足為補助之旣乃使田甲檢視耕墾五日輙具報有惰慢者召其人誚之甚則杖而徇於衆由是稅入居最縣官以為能每治水諸使行縣則推使前對至民生利害必反覆辨論之無所畏事多罷行洪熈年初詔天下民有户絶而田廢者

除其額許民自墾而薄税之然法重失實者官與長連坐吏胥輩要求百端奸民往往持短長以快其私人揺手觸禁莫敢籍報府君慨然曰此朝廷德意也懼禍不可遂條上得減税若干石家無私焉里人謝曰微公吾屬不沾上賜矣其見於居鄉者葢如此府君為人孝友而沉厚寡言人不見其喜慍重然諾自少至老未嘗食言遇事可行不計利害故人多德之而小人亦不喜然府君雖至死守之不悔也其沒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

享年六十二配同縣沈氏少府君一歲勤儉孝敬助府
君成家後三歲卒合葬小句原子五人晟旻昊昌昂孫十
一人曾孫若干人玄孫若干人府君嘗曰禮嫡庶異禮
秩吾當推行於家其析產令諸子不得與長子齒且曰
後世子孫可守此法無廢也其見於治家者又如此府
君葬既六十年未有表其墓者其曾孫鑑始為狀請予
與鑑相知久矣葢嘗觀其家世隱居力本輔以禮義文
雅表然為江南之望意其積之者必深且長不然何其

䖍至此乃今得府君之為人而益信焉惟唐李翺汲汲於得昌黎韓子銘其祖之墓合於禮所謂知而能傳之意是以君子與之況由其祖而及其上者鑑其孝也哉

朱隱士墓表

崑山有隱士曰朱日南甫其諱夏别號勉齋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初為亳人後遷於睢數傳為宋兵部郎中貫以耆德與杜祁公等會於鄉世所謂睢陽五老是也其後有曰子榮仕至直閣幼值金兵之亂始來吳中歷

世儒宦其尤以文學知名者元儒學提舉德潤國朝中書舍人吉隱士則提舉之曾孫而中書之孫也父曰永安早卒隱士㓜故未知學甫成童忽慨然自奮遂以儒業世其家初未娶其母郁孺人病請治於醫師鄭有林有林固儒者察其事母狀竊歎其賢因以女歸之及年漸長人自百里外延致於塾而隱士亦曰吾既不仕使子弟賴我而有益亦不爲獨善矣遂以授徒爲業其教人有法學者敬服至終身不更他師葢隱士既老始謝去

時從大夫士之家居者為雅集邑令尤賔禮之不㡯而
隱士固無所求也鄉里稱必朱先生而不敢字益重其
操云其家既故所藏先世手澤與名人遺墨無慮數十
函後多散失乃數訪求於人積成家乘十卷提舉所著
有存復齋集毀於火復手自編録卒賴以傳以直閣葬
常熟歲必往視且懼其終廢也請於葉文莊公表其上
然不獨厚其先世而已鄉先達刑部尚書顧公沒既久
而無後倡好義者治其墓亦得不廢平生既業儒不營

生產特有數金一夕為人盜去已而察知其人則所識者即隱其事不發橐中遂空不計也其心之仁厚如此為詩文語皆平澹如其人尤精於書甚得楷法成化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以疾終享年七十一配鄭氏有賢行子男四人曰羆早卒曰文吏部觀政進士曰質曰彬太學生女一人適沈傳孫男一人曰希周女一人卜葬以卒之明年十一月十九日於是文將歸治葬自為狀請予表墓其言甚悲予於隱士為郡人相距六十里

而近而與其子相好二十餘年然未嘗一識其面葢其足蹟少至城府已可見其高矣且朱自直閣之子修撰大有以下皆葬吳縣陽山其後族人或葬崑山隱士獨不忍去其先世仍命葬必陽山至是其子從之其孝又可見者夫人不出而仕為隱然比比而是無足稱數故皆不得隱之名如日南甫可以無愧者故題其墓以表之

河南陽武縣儒學訓導陳先生墓表

先生姓陳氏其先來自永嘉在宋有諱文驥者仕蘇州茶鹽常平幹辦公事始留居長洲文驥生子榮元汾水縣儒學教諭子榮生天祐天祐生元善俱平江路醫學正元善生希武希武生孟敷孟敷生良紹俱不仕而業醫不絶良紹娶韓氏太醫院判公達之女再娶王氏翰林侍講汝嘉之女先生則韓出也諱頎字永之少孤鞠於繼母而學於舅氏福州教授王應良通春秋景泰元年以邑學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會試中副牓授湖州

府學訓導丁母憂服闋改荆州祖母喪承重服闋改陽武先生精於經義用以教人日必坐齋舍懇懇講說及為程文指授有法而持行清純雖不必嚴立教條人多感化之者每各省鄉試爭聘校文嘗獨赴江西得士為多在陽武時巡按御史會兩司考察校官推先生為列郡之最因留署開封學事以先生宜遂教授也章三上舉之不報然亦非先生所望也先生狀貌癯然早㝠年僅五十五即懇請致仕兩司知其志堅不可奪咸作詩

送之而諸生留之不得尤以為恨盍自湖州去任已然先生為人外若和易中實剛介有守事小有非義毅然不肎為尤號廉潔湖州發地得奇石或謂可載歸為玩先生曰此固非吾家物也卒弃不取初至荊州太守錢公先生故人也知先生貧贈一官馬以便出入他日納還之公言其可受故先生曰受則傷廉且亦為公汚竟謝却舉子有懷金以希幸進者斥逐不容見或賺其幣去家人覺之則曰吾固使取之也其德之厚又如此性

孝友推之以待宗族歡然也能擇交而篤於信義久而不變其為文章平實溫雅詩亦清切無浮浪語所著述有之京等錄若干卷其曰味芝居士集者則從其别號而名之也陳既醫家先生少則通其業治病多驗及老而家居亦資以自給然不若世俗之醫之計利也其娶湯氏繼周氏朱氏子男二長廉甫次欽甫先卒孫男二夢得桂孫女六先生以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明年四月十七日葬於吳縣高景山之原後

三年薦甫使人持其叔父顒所撰行實請予表墓予獲交於先生聞先生之沒方悼惜無已豈敢以不文之言辭惟先生學行卓然吳人皆知之何待於表而後著將以是為薦甫復然念今雖知之久而人或不知故卒書之後有修郡志者按而列於人物之類庶先生之名傳之愈遠又非區區金石所能及也

陳僉憲墓表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才

庚事既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西乃獨為聖學之慮具疏馳奏大畧謂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葢聖賢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為後世師法若非素加講習則於理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合於道者鮮矣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故所講者雖得於此或未得於彼雖知其一或未知其二而於聖賢精微之藴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

洞察乎而所謂學尤貴乎知要知要則治功易成而效可得惟宋儒真德秀大學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蹟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顧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為邪佞之可遠孰為民利之可興孰為民害之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之民

受福無窮矣上覽公奏已有以嗜欲邪佞等語若有所指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或叩首為婉詞以對且謂祚緣於忠愛所發無他上意稍解先是有旨械公赴京并籍其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英宗即位察公忠直復其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永錫世家於吳曾祖翠山祖正父子敬母顧氏公幼即不羣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詔修大典以善書預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時方

重進士科即拜河南右參議為政持大體惠愛在民嘗
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謫均州太和山佃户至則躬自耕
作其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士大夫遣
子弟從受經一一為講解不倦凡十年仁宗即位念謫者
才多可用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會上晏駕不果用
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即均州羣試之公策第一吏部覆
試復第一特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厲
一時彈劾貴幸為之斂蹟出廵福建糾貪黜庸自方嶽

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恤民隱福州屬縣民苦上官和買破產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即日禁止之民大稱快歲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見施行未久河就湮塞劾督工役者上雖曲宥其人而在廷多公直既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獲復官再廵湖廣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既而言遼王不法事上怒甚復械赴京論死未幾事竟驗卒直公原之因改南京雲南道蓋務建明户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軏軏有過不得舉璽

被劾鞫獄者因以私憾附致其罪輒亦不勝考訊而死

公歎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為深刻乃爾今災沴薦臻職

此之由乞坐其人以變亂成法罪大理依阿宜併罪之

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敕天下法司一遵律斷

當以狗私深文為戒秩滿用大臣薦擢僉福建按察司

事閩人素知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厲民者公

痛繩之民益安焉分巡興化漳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為

考其建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節義繫名教者悉

除毁之其廟學壇宇岀官帑一新士民感之為記刻於
石久之寇起沙尤諸郡騷然公時移疾不出刑部侍郎
薛希璉廵撫閩中知公賢强起公為力疾視事者數月
閩既無警辭曰某自弱歲即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苟有
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為矣因䟽請致
仕時同官以寇起皆貶斥去乃獨得請而歸閩人雖不
忍去公而亦為公榮之既歸自號退翁杜門却埽日惟
以訂經籍立家法為事葢年七十五而終景泰七年二

月癸丑也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吳山桃花塢之原配王氏子男一曰寧新野王府教授女二長適辰州知府鄒順次適太常寺少卿凌信孫男二曰懷曰忱忱郡庠生女一公為人風神整峻音吐剛厲平生雖疾惡少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輙薦舉之尤號有識鑒出巡時兩值鄉舉如湘陰魯文莆陽柯潛賴公監臨得不枉抑後皆知名於世若其他事死之孝治家之禮臨財之義為學之勤葢終其身如一日者其詳國有志家有傳墓有

銘可以槩見寛獨循教授君之請按中書舍人李君應禎之狀節其出處之大畧表於墓道而復系之曰嗚呼公乎古之遺直也其忠誠激發與唐劉去華等而考其前後殆有甚難者葢方既均州之謫士之厄窮阨者孰不縮首卷舌退藏於後以自全能復進言已難矣況言之所指隱然時弊以取必死之禍是固尤難也幸其出一生於九死雖古之好奇節者知所懲艾而藩府之疏不旋踵而入此不亦尤難矣乎夫去華之言雖剴切止

於一落第不耦公言若少緩其禍則大至其挫之而氣愈壯摧之而節彌堅此可見其中卓然有得而非沾一時之名僥倖茍且以塞責者之所為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公其有之

林先生墓表

先生諱謨字君定别號訒菴其先本閩之林氏有諱適者避亂徙黄巖之泉溪歲久族益大連起仕宦而林氏遂冠郡中後泉溪割置太平縣故今為太平人高大父

天麟以為舅後冒李氏至先生之子孟始復氏林遵父
命也曾大父原紳華亭知縣大父長民贈行部户曹主
事父茂弘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考功為人清節卓然為
浙東士夫稱首先生幼承父教刻意問學正統辛酉以
縣學生登貢士省明年會試禮部中副牓授蘇州府學
訓導秩滿丁考功憂以疾卒於家景泰三年九月二十
四日也年止四十三配同里邱氏孝子譚之孫女有賢
行子男四人曰嵩曰穹俱蚤世曰孟曰蘇女二人適趙

珪季存信孫男一人曰保琨女二人先生既卒之二十三年為成化甲午十二月二十九日始克葬於其鄉九嶼之原先生端介清謹人也當分教蘇學時弟子初入學必執贄以見先生曰吾官雖卑然亦奉朝命職教誨有禄俸之入彼雖循常禮如法律何悉拒不納則有以圖畫為贄者亦拒之故禮部尚書楊公仲舉實為文序其事先生自守既嚴同官頗疾之卒不變其誨人惟因其人願學初不之強故或終歲不施夏楚然諸生視其

詞貌稍厲則跼蹐如被撻一時感化以行業自修者有其人先生素多病講授之餘退坐一室閉戶蕭然不知世間有榮利事蓋嘗侍考功居京師習程文于陳學士循及滿考上吏部陳適當路有氣勢能榮辱天下士或謂先生稍親附之可得超遷為朝官先生至則一登其門盡諸生禮竟不再往其自守如此君子謂先生不媿於其父云先生既葬之明年孟等以書來曰先君之沒以擇地不即得葬故緩罪甚重也葬而更無一言以表

於阡人謂孟為何如且先君門人惟吾子顯而有文其必為我圖之他日先生之從子刑部侍郎鶚亦曰吾叔父所以為師儒者不可以無述寛曰唯唯葢寛總角入學宫居講下所以蒙指授者甚至終身不能忘也今賴以文詞為業他人有善且録於吾師奚辭惟惜當時既幼且愚不能悉記先生事行為可憾乃姑以所知者一二涕泣而書之以復孟等俾刻之墓上庶林氏子孫有考焉

許處士墓表

許氏在東陽有南西二族皆出晉孝子孜之裔處士之先則自西族來居邑之昭仁里有諱瓊者當宋宣和間以捍睦寇功授秉義郎竟死寇難鄉人廟祀之元柳文肅公實為紀其事刻石廟中處士之十五世祖也曾祖大有通儒術人稱草菴先生祖宣父本皆有隱操本娶麟溪鄭氏再娶南溪賈氏而生處士其諱煜字允彰生九月而孤既長事其母甚孝與其伯兄光處更友愛凡事

獨任其勞而不敢遺及之性勤敏自奉且薄家卒賴以裕顧於財不甚惜遇貧乏者往往賑貸之歎曰小惠不終窮乎乃授以理財之術因其術獲温厚者十餘家素剛直好面斥人過鄉族或相忿爭聞處士至皆惴惴避去一邑令固貪夫也偶遇宿其家處士輙數其事曰爲百里宰當如是乎令大慙服許既盛族世襍好禮若方蛟峯許白雲李草閣吳徳基諸名儒皆嘗爲塾師及其久也遺風猶存至處士治家動遵古禮而於佛老巫覡

尤加擯絶不使亂其家法其志葢將舉禮制而盡行之
然不幸以疾卒實成化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
五十有四其配鄭氏諱儒字德仁亦出麟溪為蜀府左
長史楷之曾孫處士熤之孫璧之子未嫁母汪氏寢疾
左右扶持者三年族人已稱其孝及歸於許恭敬和慈
安静儉約宛有義門軌範人感而化為賢婦者亦多以
免身而病者二十年然凡遇祭祀必强力而起臨視牲
醴惟謹適喪處士哀甚而病劇以十三年十月二日卒

享年五十九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合葬於里之胡山子男三人曰堪垣墳孫男三人曰佐伉侯女二人墳予友王進士允達之子壻也以邑庠生持服居憂與其兄謀所以顯其親者乃自為狀不遠千里來吳門乞予書墓上之石曰不肖孤託婦翁之契敢以先德累予感其孝不忍違也夫婺多君子在昔為盛其顯者焯然在人耳目隱者亦多以詩書禮義重於鄉評故近世楊文貞公有云浙東尚文雅予嘗媿乎其論今觀處士為

人亦可信矣三子者皆賢而有文風塤更好學將取科第入官所以顯其親者又當有在

隆池阡表

惟沈氏之先皆葬其里相城至處士恒吉之卒也其子周視先塋卑隘始擇地於吳縣西山行數日不得他日得隆池焉葬之初其地名龍池周以其土隆然而起也更今名沈氏故為長洲邑中大家中衰有曰良琛者始居相城能闢田復其家以大是生孟淵永樂初以人才徵引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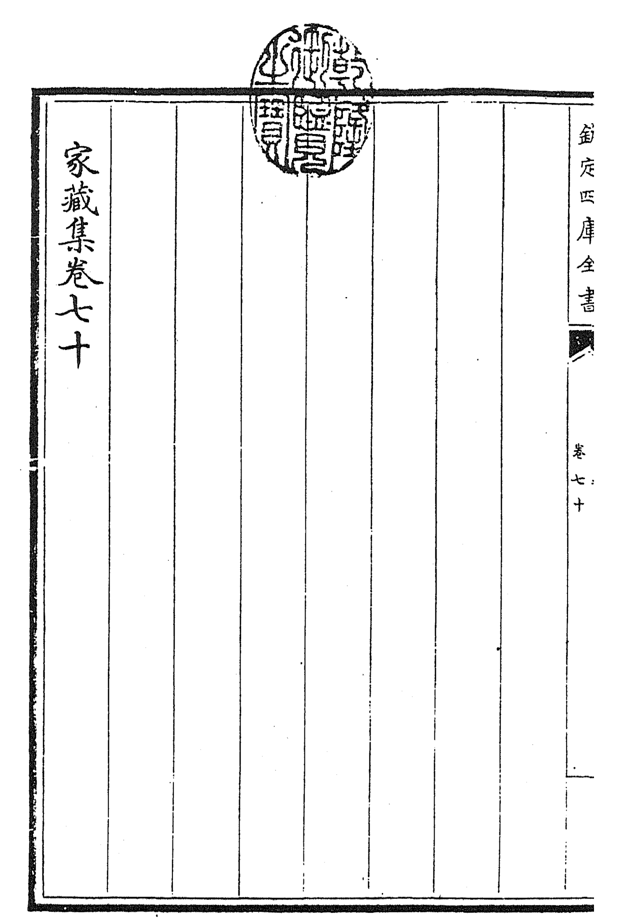
歸臥江南有詩名於時而厚德雅量福履最盛配朱氏生二子其仲處士諱恒以字恒吉行別號同齋自其少時與其兄貞吉同學於家塾而塾師為翰林檢討陳嗣初先生也且其父徵士好客一時名流相過從者日常滿坐處士因盡得接見前輩而薰其德漸其藝以成其名人以有子為徵士賀徵士既老奉養益厚處士乃日以致樂為事恒使人走市中求甘旨之味供之嘗夜有冦至偶外寢得脫去既而念父母所在還入其室號呼

之寇揮刃及其袂迫逐墮水中水適淺不溺人以為異
葢孝也其配唯亭張氏有賢行子男三人長曰周次曰
召先卒次曰豳女四人皆嫁其一蚤寡守節孫男三人
曰雲鴻曰應蟾曰應奎女四人處士貌厚而神清望之
溫然美玉也所居窗几明潔罷物古雅而奇石嘉樹掩
映庭戺儼如畫中風日清美每被古冠服登樓眺望神
情爽然或時扁舟入城留止必僧舍焚香瀹茗累夕忘
返善繪事妙處逼宋人然自重不茍作亦善為詩落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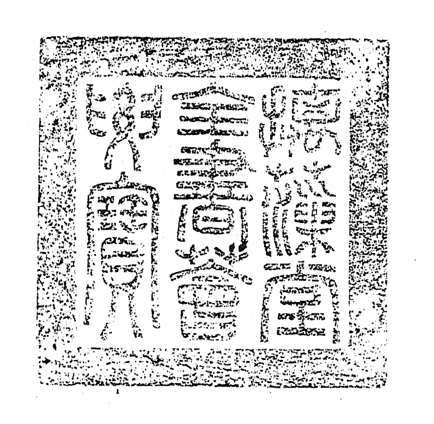
可誦平生好客綽有父風日必具酒肴以須客至則相與劇飲雖甚醉不亂特使諸子歌古詩章以為樂其視市朝榮利事真有漠然浮雲之意以成化十三年正月晦卒享年六十有九葬以又明年正月三日於是周泣告其友翰林修撰吳寬曰不肖奉先訓獲列於士大夫間自媿無以顯揚之者惟幸得一言表於其阡耳敢以狀請寛惟處士以風韻高逸為吳人稱慕豈其江湖之上足以自樂而忘斯人乎聞昔正統間周文襄公以工

部尚書巡撫畿內慨然以經理國用為己任戒郡縣慎選長田賦者處士在選中公知其賢待之不以庶人禮適歲飢發廩賑貸明年春督償亟甚民相視不堪處士首率父老往訴於公乞至秋乃償公不可則為反覆辯其利害公悟從之後用其言為令又民歲漕粟輸納多不足豪家利以金貸比比破產處士當其往役也輒預貸之而不取其息民至今感其惠若其忘怨釋讐卹貧排難為惠不能盡書葢沈氏自徵士以高節自持不樂

仕進子孫以為家法遂使處士之仁心及於一鄉況又
掩於文藝之美人不盡知之乎夫發潛闡幽吾黨之事
也故因周之請書其事為隆池阡表俾刻之



家藏集卷七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舉人臣謝錫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七十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 集部

家藏集卷七十一

明 吴寛 撰

墓表十首

嘉議大夫陜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王公

墓表

元主中國百年其末世政益弛俗益壞天下益遠於古

而澆薄奢僭大抵與賈生之論秦者無異我太祖高皇

帝起而救之用重典以治頑民由舊政以修廢事一時

口給心計號多才能雖多舉用輙見翦除其卒在位所以輔世而長民者莫非質直悃愊之人而天下之俗遂還於厚若故按察使王公其一人也公諱英字俊伯蘇之崑山人初從鄉校貢入太學以諸生選授監察御史久之高皇帝察公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而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於殿柱以勵百官當時朝士以罪去者比比而憲臣尤甚公獨以秩滿陞刑部郎中俄出知寧海縣盖欲以民事試之也及太宗文皇帝嗣位知公名名

還復郎中尋擢陜西按察使丁内艱服除改山西秩滿仍命治陜已而得代還行至泗州疾作而没享年六十三公立朝守正不阿旦夕兢兢謹畏每顧其妻子曰吾以身許國其勿以死生為意但吾獲死於正足矣乃絶不問家事而時具疏有所建白上知其忠直也多嘉納之然疏入輒毁其藁人不得而知也及長臬司務以簡静為治獄至而决雖不為强辯深文而巨奸宿蠹恐懼首服不能隱其罪至待寮友和而正寛而有容凡所設

施人皆取以為法固有千里之外聞公之名而感慕者公平生不立聲譽居官凡四十年得其事行蓋若此然足以見公之為人矣王之先在宋有左朝請大夫祿以忠純文雅稱於時周益公實為文誌其墓子孫累世以儒素相承至公遭時始復仕公初娶何氏崑山令平之女繼娶閻氏子男三人曰寧曰安曰定女三人其一嫁同里朱輝孫男三人曰某早卒曰成憲曰成章曾孫男一人女一人公没於永樂二十年四月十九日以其年

十月六日葬於馬鞍山先塋後六十餘年成憲官京師以予有鄉里斯文之好持公墓銘且別為狀請予文表墓予觀國初多鉅人長者如漢之石建周仁張歐輩豈惟有益於時用能保其身全其家傳其子孫其淳厚之風遠矣公蹔其人迨去世已久凡與之處者猶不能忘故靖遠伯王公驥剛毅少容以與公舊寮也追念之不置嘗致手札問訊其妻子所以周卹之者甚厚葉文莊公於公為鄉後輩拜公遺象賛之為名賢而至於今邑

人尚能談其居鄉里時一二事曰公一日行道傍有負
鹺者擠公墮水中怡然攝衣而歸他日復遇於道其人
知為公也棄所負而走公使人追還之甞微服入吴市
門時適有鞾禁門者執公為庶民宜有罰公笑曰吾官
人也門者不信取冠服示之始釋其縛公亦不怒邑令
盛設酒饌邀公辭之竟赴鄰翁飯或怪之公曰鄰翁貧
治具不若邑令之易且官府吾可輕入其門耶葢公平
日未嘗有私謁至人有以私事干者輙遜謝之曰吾不

能爾其他事大率類此此益可以見公之為人也故書以繫之

醫師王𧸘齋墓表

吳中號多醫家若王氏則出宋儒蘋之裔初不以醫名而名之實從仲光隱士始仲光亦儒者生當國初垢汚沈晦不欲以醫聞葢再世始發於𧸘齋其諱敏字時勉初號訥齋後更今號仲光之從孫也父寛早世用母沈氏教居貧力學慨然思追其先世及之顧欲資醫以養

母以先友韓伯承醫有所受也遂游其父子間已而再學于盛御醫啟東數年盡通二家之説卒為醫師名既日起延及旁郡抱病就治者不絶于門凡病謂可治治輒愈不治即無能治之者皆籍記為藥案歲久積至百餘册所活人益不勝計然其奇不特因病而見也往往觀色察脉能預言其病當作已而皆驗其術既高有憲臣行郡至吳中延見之一富人秉是懷千金求以解罪力拒去故郡縣皆重其為人不獨以醫也其為人容止

端重衣冠偉然望之知其儒者當其壯時禮部屢移文郡縣欲致之用竟以重聽辭不赴至是為成化乙巳年七十有二而沒實五月一日也其娶嚴氏繼谷氏亦先卒子男四人曰昂節泰觀鼎先卒泰縣學生節觀俱太醫院醫士女四人長適練莊次陳廉次李珪次進士張瑋孫男八人曰槐朴檽杰穀杲慶炳女八人曾孫女一人王氏之先閩之福清人也自宋徙吳四百年於此世葬吳縣橫山至是節等既祔葬其父而觀以名醫徵為

有司迫遣來京師乃泣請於予曰觀將乞歸守制惟先君墓上未有刻詞敢以是累予歎曰予之先君吾父兄不幸以疾累之多矣惟無以助予之喪是恨尚復何靳乃據其兄泰狀書而授之若其平日治疾之奇蹟則具載於所著藥案者藏於家後有傳方技者可考焉

止菴吳府君墓表

吳氏世居吳江韭溪之上其先有諱秋淵者從虞文靖公游以文學稱里中其後族益大且厚蓋六世始得朝

用以明經登鄉舉官中書舍人其父母年皆八十餘蒙
恩褒封康强逸樂而嗣續甚盛壯者克家少者奮志學
業競入邑庠為弟子員又有登鄉舉如朝用者矣其為
族如此予忝與朝用同朝相好閒嘗諗其先德曰璠愚
無所知竊聞諸吾父曰凡吴氏所以有今日者汝之大
父母止菴府君與翁孺人之德也汝其識之則又以其
事語璠曰壬午之歲文皇帝旌鉞渡江天下同日響應
鄉人爭持鉏犁四出剽掠以殺人為嬉而吴江尤甚然

特乘之以報私怨而已里有戚吳二氏既焚死盜手殆盡時吾兄方壯長田賦恐不能自保請備之府君曰吾平生所恃者惟善耳且吾未嘗以怨遺人人奚以怨報我不為備方出戸偵望而盜已號呼擬之府君不得已避去翁孺人遂急呼家人登舟盜至無所得益怒出兩舟追十里許及之相拒纔尋丈人人自分必死翁孺人計無所出惟默禱於神求救俄而盜所操槳驀然皆絕因得脫去潛於洞庭山中迨事定始還適有詔撫循郡

縣諸被殺傷者得赴有司言狀所獲盜輙論死如法不

俟奏報當是時吳江羣盜悉斬之長橋血流涔涔湖口

盡赤或謂府君曰公怨可報矣府君曰天幸全活我家

彼蠢蠢者固於我無他特一時相從爲亂耳其置之勿

言翁孺人亦深然之其人乃得不死至今里中某氏某

氏固在皆其人之子孫也凡府君善行以不幸早棄諸

孤不及多見即有之而吾時甚幼又不克知獨此吾躬

嘗其患猶能記憶也予既得聞其事他日朝用來告曰

府君之葬無為銘者及祔葬翁孺人而故少詹事劉文
恭公銘之又逸其事吾父每痛于心兹願得文詞顯刻
墓上以自慰解且使我後之人得以考見先德相率以
仁厚為法而克肖之也予辭不獲則為具書之而系之
以論曰嗚呼為善獲福此常理也世徒見善與福或參
差焉遂謂善不可恃而肆然為惡無所忌憚觀於吴府
君於是知善之真可為矣蓋方羣盗追及之際而府君
一家皆獲生全固足以驗其平日而事定之後曽不為

憾反含容以生全之視彼睚眦必酬者相去何如至是
則種徳益深而食報益厚此吳氏所以有今日也歟後
之人果能克肖其先則族之大且厚者安能料其所至
也哉府君諱為字孟才止菴其别號也少為翁氏贅壻
以永樂辛夘十一月十三日卒享年四十三翁孺人之
卒則以正統己巳九月二日享年八十七子男四人曰
敏致效政政封中書舍人二女長適李琳次適張琳孫
男五人曰瓛璲瑾璠璩璠即朝用也曽孫男若干人女

若干人

文林郎融縣知縣周君墓表

融縣知縣周君以天順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卒於官舍享年六十有三後四年為成化改元三月二十五日既葬於吳縣星灣之先塋又後十七年其配笽氏卒諸孫奎以融縣丞秩滿上吏部聞喪將歸治葬乃泣告予曰先人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有文以刻今不幸再遭吾母之喪願附書之敢以狀請按狀周之先汝人後徙

營道再徙潯陽在宋有道國元公所謂濂溪先生者君之十一世祖也道國二傳曰興裔仕至和州觀察使領侍衛馬軍都虞侯禦金兵於平江以力戰死賜葬常熟虞山子孫遂為吳人和州四傳為元松江監税文英文英生江浙行省照磨南南生長洲縣儒學教諭敏敏生浦隱居教授以高壽終配錢氏為吳越武肅王之裔生君其諱綱字文叙號謹齋少從易師游卓然有志家學既長將由科第出為世用不果監察御史成規程富以

經明行修交薦授融縣丞融為柳屬縣民鄙而雜以苗種素稱難治君治能因其俗而以靜厚不撓為功民安焉初蒞政政事所當行令簿或不從君必委曲開說而以誠意動之既久皆服事必咨決於君常有業舟者十八人被誣以强盜歷歲不能辯柳守檄君辯之一訊而白後其人合錢五十萬來謝却之而去其廉明如此九載民爭挽留之時河間王忠肅公鎮兩廣疏其政蹟於朝乞擢君知縣以慰民望從之君在任益修惠政屬歲

屢歉苗寇作民流亡者不可勝數君保障有法境内獨無事民始不知陸耕作詩諭之每春夏間躬行阡陌勸課勞來不倦於是食足寇至可守縣學初在城外倡謀遷之以避寇難更立條約以教諸生遂變士習後多舉於鄉者俗好淫祀溺邪説復力禁之餘事之罷行者其惠利尤多廵撫都御史葉公特遣人持羊酒以旌其能且將薦知大府而君卒矣卒之日民悲思不已後寇難復作都御史韓公率兵士往勦而子奎從行有功公曰

是故周令之子也其諱融俗已𦙍特奏授縣丞奎亦有才具民安焉如君為縣時君性孝友嘗迎養其父於官公退左右承顔無違禮父年既益高而君被留為令不獲從之還吳也思及輙流涕平生惓惓先世建祠堂置祭器所以祀之者必於古禮是行嘗以道州宗族疏遠狀上禮部得循例復其家孟氏為亞聖公五十六代孫宋信安郡王忠厚其遠祖而宗人府經歴宗嚴其父也賢而知書至老能勤從其夫若子居融者久無恙及還

吴適以疾卒實成化十五年某月某日也享年八十有九葬以明年某月某日祔其夫兆男三人長壁庶出次即奎次參女二人適徐寛孫男四人曰欽曰鉞曰錀曰某女三人惟周氏為吴儒族其出而仕者雖不甚顯而世繼不絶如君為縣又能舉其職而與民相安者幾二十年盖儒而吏者其政蹟固異於人也昔漢世重久任為吏者長子孫況君又有子世其官父風綽然皆可書者乎因為表於其墓使其子孫有以考而繼之則周氏

之澤將衍於百世之遠矣

沈教授先生墓表

成化十六年蕭山沈先生以安肅教諭秩滿上吏部一時學職數十人天官考其績居先生第一遂陞南安教授命下不幸疾作以其年三月八日卒於正陽門東寓舍年六十有二先生昔訓導吾蘇寛時為諸生游學中齋廬相屬謂寛可教也數召與講説文義諄諄懇懇輙移時不休及來京師寛往拜之恠其貌加瘠而言論則

如昨可喜方欲請益然不意止此嗚呼惜哉先生諱環字時健自號早牧子世為越人宋有諱某者仕甚顯階至銀青光禄大夫先生其裔孫也曽祖諱某祖諱純一皆不仕父諱寅監察御史母某氏先生少則勤學業從張翰林士謙游辨難質疑不肯為鹵莽之習及入鄉校手一卷閉户終日人罕見其面景泰元年中浙江鄉試明年試禮部中乙榜始授蘇州訓導滿考陞内黄教諭丁御史公憂服除改安東丁繼母某氏憂服除改安肅

所至教人不以久倦諸生以所業進必親為改削為文一主於理而措詞精緻尤號有法然不顓顓為舉子業也經指授者去而試於鄉輙取高第大藩知其名歲大比三以禮聘校文得士為多先生為學堅確而密切書不泛讀讀必成誦而考古求義必至通而後已寢食之外日惟以筆墨為事動息記注訖於終身皆可考也平生自奉甚薄凡世俗所尚莫能動其意者尤安靜有守宗伯鄒公少與同門相好嘗欲引薦固辭乃已好論事

與人不苟合如論從祀孔子羣賢謂閔損生不願為費
宰没而以其國封之為不可又公伯寮之愬子路荀況
之言性惡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
喪馬融之附仇家皆得罪聖門而靦然俎豆之間與羣
賢齒殊非朝廷崇儒重道之本意具疏將上之會疾作
不果其持論正大率類此先生娶魏氏南京吏部尚書
文靖公女也有賢行子男五人曰釜早卒曰鑒曰鋈曰
鎣曰金鑒鎣皆縣學生孫男三曰文滂曰文濤曰文渭

女二人先生初卒其鄉人汪禮部景昂既為經紀其事又四月其子鎣聞計來迎其喪歸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屬其門人翰林庶吉士陳璠誌其墓矣更以表墓之文屬之寛義不能辭也惟師道之繫於天下也重獨恠無能重之者當先生初得南安時知郡守為華亭張公汝弼也賢而好文可仗以立教法成人材為之竊喜既不克遂志他日則聞汝弼在郡中盡去淫祠欲興學校而求賢師不可得也噫使先生在而往教

必歡然相合教法以立人材以成豈非南安士子之幸哉然則先生之没其可惜者大矣因併識之以著其志云

樂亭知縣蔣君墓表

成化十八年正月二日樂亭知縣蔣君卒於官署其妻徐氏扶柩返葬道經京師凡與君交者行數里逆其喪而殯於城東之佛寺徐氏即使其僕來告曰吾夫不幸至是幸嘗託交執事願為文表於墓上他日陳給事玉

汝復持其父書若狀道其事甚悲予不忍視尚忍為之
執筆耶君諱廷貴字元用姓蔣氏宋有春官侍郎堂為
蘇守卒葬城西之堯峯子孫遂占籍焉其後曰達卿生
叔昂叔昂生宗韶宗韶生惟清世居吳松江之上為長
洲大族惟清娶趙氏宋宗室周王元儼之裔孫生君初
入鄉校所業已與諸生不類間為古詩文卒然滿紙畧
不經意善治易成化辛卯舉於鄉王司楊學士得君文
卷奇之遂擢魁其經戊戌登進士第觀政吏部已亥出

知樂亭辛丑卒矣年止四十一君嘗失偶故武功伯徐公方擇壻得君遂妻之凡生女三人其二皆許嫁名家其一尚幼君卒後四月始生一男人以為君幸君為人和易寛綽與人無校其中汪汪莫能窺其際性甚孝既卒能致其繼母鄒氏之悲可以覸其為子也至其處昆弟朋友卒過於厚鄉人皆知之不必書惟樂亭去吴中甚遠其政事有知之者乎葢君初視縣事歲適歉賦役更繁民殊不堪君具疏奏免者什六七一時民已賴之

明年朝廷有建州之役所過郡縣軍興浩穰郡守謂君必能辦此乃委督諸縣調度有法事集而民晏然縣屬永平前令以其地僻治之率鹵莽君知其弊凡獄訟徵歛必躬勘其案牘校其量衡往往至夜分不休暇則延見耆老詢其人情察其土俗已而民間貧富强弱户知之即有所賦役輙當其人至有爭辨者剖析如見不能欺君持已更廉亦常以此律人先時郡遣吏卒至饋遺甚豐至是無所得相與出謗詈語君處之漠然縣治後

有門人出入如市得以交通僚吏行私君塞之貪者不便會君以疾作遂撼以堪輿家不利之説君曰吾身可死而門不可開也且門嘗開前令固有死者矣衆既失計更造為飛語達於京師卒不為動病益作而治事益力久之皆服曰此君所以愛我也君既為縣有聲吏部俟其考最將名用而君卒矣及卒郡自守佐以下皆惜之其僚吏有哭之哀者而其民尤悲思之不忘其為縣蓋如此夫今之登甲科者以州縣非清貴多不樂及君

領檄所知者尤以君性度竊有不勝任之憂君獨安於其職至於精敏剛明得乎上下者又如此此所謂其中莫能窺者也因書以示吾鄉里且以為其父兄宗族之慰云

姜正術墓表

將仕佐郎嘉興府陰陽學正術姜君諱雍字堯民其先郡之濮川人也後徙漢溪曽大父瓊當元季之亂傾貲産募義兵以保鄉里衆賴以安大父齊父忠皆不仕君

幼嗜學務汎覽載籍尤喜為詩稍長勤儉謹畏才具充然父嘗長鄉賦於官出納勞甚君憂之即請曰有事服勞子職也兒雖疲薾敢以身任比年賦益完以其餘力佐治家事而事亦治也里之長老皆以能子稱之而尤為郡守舒公所知正統末盜起於閩朝廷命將往捕浙東西諸郡皆率民壯以從舒謂衆可以議事者莫如君乃挈君同行一時軍中多所贊畫盜平欲酬以一官即以正術薦然非君所長也君固長於治事於是事輒屬

之郡並海築堤捍水功久弗成至君督工卒成之平生
更廉不以官小自棄郡嘗檄驗鹽貨無敢以利汚之者
今浙江按察使楊公繼宗方為郡剛明廉潔寡慎許可
獨知重君則君之為人亦可見矣久之君致其事杜門
以教子孫凡數年而卒享年七十有五卒之日成化十
四年五月十一日也以其年十月九日葬於其邑林溪
之原君娶張氏子一人曰渭孫三人曰臯曰學夔曰龍
曾孫五人曰震霖雯霦霽於是學夔以明經登進士第

謁予告曰學夔之有今日皆先大父之教也惟先大父即世五年於此不明不仁何所逃罪惟是林溪之原宜得銘文表於墓上因據其狀録其事授之且以慰其後人之孝思云

衛稭勲墓表

奉訓大夫吏部稭勲清吏司員外郎衛君諱邦字翰之澤州周村里人而予之同年友也始予與君接即知其為醇謹確實人久而接之屢則其所以醇謹確實者益

可信予嘗歎曰使今之人皆如君澆薄之俗可變而予
皆得如君者與之處豈不坦然易直而何疑慮之有而
君今則已矣醇謹確實之人益衰矣習孰與變而吾孰
與處其亦重可歎矣蓋數年前君嘗中風而愈及是疾
再作遂瘖卒之日其二子差長者皆不在側孤寡纍然
殆不能為喪其同官相與經紀其事始克斂而殯之月
餘其子晃至自其鄉將扶柩歸葬諎予涕泣以表墓請
因出其所為狀踞而進其言甚悲予不忍視也衛之先

世業醫無仕者曾祖曰文瑞祖曰景昭父曰沖沖娶梁
氏生君君娶張氏生男四人長即旲次晟次顯次昌女
二人孫男二人君年九歲喪父居喪如成人與其兄麟
事其母孝敬甚至母孀居亦善教遣君入州學從人借
書讀輙不忘竟領天順壬午鄉薦成化壬辰始登進士
第觀政刑部丁母憂服除令吏部尚書尹公察君賢留
為其屬初授稽勲主事三年考最進階以其官封其父
母與妻皆為安人又三年遂陞員外郎又一年而卒實

壬寅歲十月十四日也年止四十六以明年某月某日
葬其鄉某山之原予固知君者表其墓亦宜乃書之曰
古之仕者或有言也言則極其所思或有為也為則究
其所欲後世蓋不能逮矣有如衛君議論不出諸口功
業不顯於時羣行獨處匪求人知雖然不出諸口其知
識則瞭然而明不顯於時其操履則凛然而貞彼譊譊
睢睢志乎進取之徒夷考其平生亦何足稱也哉
封承德郎戸部江西司主事前濱州儒學訓導

陳公墓表

成化十五年七月前山東濱州儒學訓導陳公以其子戶部主事瑗三載考最蒙恩封如其官階公時年幾九十矣既拜命以其年閏十月二十七日卒適戶部君有公事於陜右則趨歸治葬已乃來京師援例居憂而以墓表之文諉予予與君有同年之好不能辭明日因得閱公手修族譜平生所叙述亦具於後則陳氏之家世與其人皆可考見乃按而書之公諱敏字志學姓陳氏

其先居陳蓋漢文範先生仲弓後也自唐宋以來代有
顯者公之大父彦良始自陳徙居太康父景文遭元末
大亂再徙於汴景文娶韓氏河東廉訪司經歷克温女
生三子公其仲也少孤母夫人守節鞠而教之永樂丁
酉以開封府學生中鄉試明年試禮部名在乙榜授濵
州儒學訓導公為教勤而有法士類以興未幾有妖婦
唐賽兒者以邪術惑衆濵之從者亦百餘人約先焚州
城掠馬畜往據青州為反計州適乏守倅有密告於公

者公自謂已責顧城無門可守乃夜拖絙以閘出入忽一人疾馳而來為絙所縶獲之訊知賊已至使舉火為內應公急呼州人登城倉猝無兵器乃投瓦石擊退之公謂賊失利而城下有清河必還而奪舟頃之果然則舟已呼集南岸矣賊知城中有人遂引去不復有窺伺意公益晝守禦策更四月不宿於家然賊自是勢益熾連陷數城山東大擾而濱獨完無事州人感之走詣上司請公遂攝州事適駕北巡大興繇役公出令名衆千

夫即集雖勞無怨者後朝廷遣中官行視有司倉庫皆以虧折被罪公以能謹出納獨免州守代至仍司學事視廟學頽圮大修葺之又先時丁祭祭器輒假之民家至是始具秩將滿俄而漢府反罪人既得以濵比近坐不告反者師生數十人悉讁戍甘州甘遠在西北鄰夷地人未知學公至從游者衆教之如在東土時久而察其子弟材多可用諷部使者奏請建儒學已而諸生連起領鄉薦皆公之門人時岳翰林正忤旨讁居更遣其

子瑗往從之游而邊人益知所向學矣公素好禮不以患難廢凡冠婚喪祭一遵古制而行武冑化之至治喪不用浮屠者數家故公雖名在尺籍自巡撫重臣而下遇之必以賔師禮有詢及邊事者輒能言其利害所以補益於籌畫者尤多也公之才具蓋如此凡居甘五十餘年胸中浩然不戚戚於廢弃獨族屬墳墓之思未嘗一日而忘於懐痛其母以憂患卒於濵葬具簡畧不遠數千里至其地改葬之以族人散處為之譜圖以示子

孫使知其所自出其惇本為孝又如此則豈特其才具可稱而已因竊論公少居學職若無所施為於世一旦遇變故遂能完一州之民其德亦厚矣然卒被罷去使人不能不疑乎報德之差至其後也身見其子登科第列官於朝而以高壽榮被封典若天固延其年以待者則報德之理固在孰謂天道果不可信哉公既卒以道遠不能反葬於汴乃以卒之某年某月二十一日葬於甘城南原子孫於是世守之而甘之有陳自公始也公

娶李氏繼娶黄氏金氏而金氏以生瑗貴贈安人子男五人曰玘曰玹曰珣李所出也曰璪黄所出也其季即瑗也玘玹皆卒女二適嚴震劉玘孫男六人玘之子曰宗曰宇璪之子曰思永思某思敬珣之子曰思恭孫女六人曽孫男一人是為表

樵隱翁墓表

吴江之東十里有龎山湖湖之東龎氏居之誌曰山以龎氏而名爾龎氏之先有曰千二公者自河南從宋南

渡至蘇州遂為吳江人翁諱友諒字彦孚曾大父福一大父壽之俱以高年終父子安善士也母朱氏翁生旣壯敦孝友之行父歿竭力事其母務適志意佐其兄友直治家家益振及掌鄉稅稅無不給者後其家以富民起實京師即代其兄以往已而念其母不置具疏陳情遂得歸士大夫作天錫歸養詩以贈之而翰林張公士謙寔序其首歸十年母歿時翁年亦高矣居喪致哀人以為難性剛直而慈厚鄉人有忿爭多能分辨其窮乏

者亦多周給之不吝治家嚴肅子孫遵行其訓無敢違者縣大夫歲行鄉飲禮翁必預景泰間吳中大飢朝廷初行勸分之令翁出粟若干石獲受仕者冠服以榮其身既老曰吾志不在是也乃自號樵隱以見志其年八十有四無疾而終預相地於甘泉里治生壙搆屋於旁守之仍置田百畝以供祀事其明遠又如此至是葬其地焉翁生於永樂己丑正月二十日卒於弘治壬子三月十一日葬以乙卯十二月二十四日娶鈕氏先卒

子男二人曰鑑曰鏞皆義官女二適丁參成讓孫男五人曰瀚曰浤曰濟曰潡曰漢女八適吴森沈濬凌溥顧紳范承憲錢爻吴洵練元良曽孫男四人曰傳宗曰繼祖曰紹宗曰紹裔女三人鑑鏞既治葬事來謁拜曰惟先大父之葬辱故國子祭酒李忠文公表其墓今不幸有先人之喪敢介友人朱君性甫以請期必得一言以刻墓上予重其意乃據事狀叙之系之以詞曰

湖之水兮漣漣納衆流兮灌良田繄斯人兮衍世澤與

湖水兮不涸以息嘅鹿門之旣遠兮出有後人不遺以
危兮子孫益振享高年兮樂吾真葬必於鄉兮在湖之
濆湖有山兮欝數里之在望表幽墟兮庶斯人之不忘

家藏集卷七十一